

才子佳人小说集成⑤

● 古典文学名著系列



辽宁古籍出版社

全国高校
大连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九·五”科研规划项目

5
才子佳人小说集成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7年·沈阳

才子佳人小说集成⑤

总 目

· 异 化 编

- | | | |
|--------|-----|-----|
| (一)劝戒类 | 空空幻 | 4 |
| (二)解颐类 | 蜃楼志 | 203 |
| (三)风月类 | 风月梦 | 520 |

异 化 编

编说明：所谓“异化”，即异于才子佳人小说（准确一些说，它们不是才子佳人小说）。这类小说，有两个来源：一是在才子佳人小说正在流行的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一批和才子佳人小说情趣迥异的一个流派（由于作者专以艳情去迎合某种不健康的情趣，所以不妨称之为异情派）；一是由才子佳人小说衍化而来的发展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消极方面而与异情派合流。

就作品的总体而言，异化是和才子佳人小说相对而言的。才子佳人小说，以天花藏主人及其小说作品为代表，是以提倡婚姻自主、追求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为主题的，即使也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但总体倾向是积极健康的；异情派小说则以晚于天花藏主人的烟水散人及其作品为代表，多有狹邪行为，格调低下——但这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阴暗面），所以异情小说也以扭曲的形象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

(一) 劝 戒 类

类说明：这里所说的劝戒，不是专指作品中的劝善戒恶的内容，而是泛指那些打着劝善戒恶的旗号，标以才子佳人的名色，以劝人戒淫而写淫的那一类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源流久远一派——起源于史传文学，小说则始于宋代的《迷楼记》、《赵飞燕别传》；明代中叶以文人艳趣出现于文言小说，如《幻缘奇遇》、《三妙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之类；明末清初披上了劝戒的外衣，泛滥一时。劝戒的意思是有的，但充斥于书中的狭邪情、性行为把那微乎其微的劝戒之意冲得如云如烟。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也有较好的。鲁迅认为“较为出类”的是《肉蒲团》，其实尚不及《痴婆子传》，更不如本编所录之《空空幻》——只不过此《空空幻》为孤本，很少有人见到过。

· 空 空 幻

作品说明：又名《鸚鵡喚》，孤本，极罕见，目录书多未录。序署梧冈主人识，盖即作者。叙述常见骈体文，诗词较清新，可见作者是具有相当文学根基的。刻印也较精致，可惜错、讹、衍字较多。作品的基调类似《肉蒲团》，但品味高于《肉蒲团》。作品的主题是劝人戒淫，作者集中批判“万恶淫为首”的孽根才、美、财、势四个字，由此构成了主人公花春的艳史和悔悟：作品主人公花春，以有才有财无美貌而自叹；仙人为他改形换面，成为才貌兼全的风流才子，于是骗得了十美人的情爱；由于花春为追求权势而失约，十美人或死或嫁，婚约俱成画饼；但有了权势的花春，淫恶无忌，终遭法办，又受地狱之苦；颠颠倒倒，是是非非，一梦醒来，顿改痴念。

目 录

第 一 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 入幻境巧化才人	7
第 二 回	寓名园始盟淑女 泊孤舟又遇佳人	19
第 三 回	叩朱扉潜朱绝色 宿绣衾始露真形	32
第 四 回	赴文社一人压众 听琴声二美谐欢	45
第 五 回	吮春丸鏖战群尼 遇天姿网罗双艳	57
第 六 回	一幅画巧谐美事 三杯酒强度春风	69
第 七 回	幸中幸得美遇仙 才怜才惊诗赴考	82
第 八 回	逢劲敌梦恋三更 会佳期图全十美	94

目 录

第 九 回	访故人水流云散 观音书肠断魂销.....	106
第 十 回	适维扬空怀旧约 至武林喜订新盟.....	118
第十一回	吉变凶风波不定 怨装恩云雨怀仇.....	131
第十二回	赋落花良朋示鉴 叹偿淫佳偶失贞.....	143
第十三回	欲拗法痴心割爱 愿为僧肆意狂淫.....	155
第十四回	进忠言迷途不悟 败奸谋法网难逃.....	167
第十五回	因诉冤刑加极恶 为报淫笔判投生.....	179
第十六回	空幻中果报既昭 鸚鵡唤大梦始觉.....	191

第一回

戒色欲苦箴良友 入幻境巧化才人

诗曰：

茫茫孽海几时澄，须信彼苍报最平。

绝色到头成化骨，陋颜何必憾遗生。

欲心燃发还当遏，冤债风流偿不清。

幸得老僧鸚鵡唤，空空幻出梦中情。

古语云：“顽石点头，铁人下泪。”人疑斯言为诞妄，不知所以云者，非真谓顽石可使点头，铁人可使下泪，不过谓振聋发聩之言，乃至理实情所发。虽以天下空无灵性之物，如顽石如铁人者，闻之尚感怀流涕，岂以有血气、有心智之人，曾铁人、顽石不如乎。

为说前朝浙江禾郡，有一秀士，姓花名春，字金谷。年方十七，颇渊通于诗学，擅美于丹青。才名流布，无不企仰。椿萱已皆逝世，并无兄弟姐妹。家资巨万，富称敌国。所居的房屋，尽是朱栏翠槛；所穿的衣服，俱是锦绣绮罗。其享福之处，自尔琐说不尽，唯所抱憾者，尚有一则。看官们，你道他负此才学，际此境遇，尚有甚么不足？不知他才虽渊博，貌不风流，其平日立心，曾

谓：“我若娶妻，不一而足，必尽天下之佳人，罗而致之，方快我意。”而又自以容貌之陋，佳人未必能对我生怜。故常引镜自照，唯叹彼苍赋质，不能畀我全美，便做得一个风流才子，诚恨事也。所以琴瑟蹉跎，未谐秦晋。时花春有一友，姓柳名莺，字迁乔。其才学之美，不多让于花春。若论其貌，则又丰神秀雅，态度嫣然。二人谊重金兰，夙敦雅好。花一日无柳，无以罄引觞醉月之欢；柳一日无花，无以尽玩景吟诗之乐。然契慕虽殷，而一见柳莺愈觉好，遂难掩顾影自惭。每每谓柳莺道：“才子佳人四字，本分拆不开，天生才子，必生佳人。盖无佳人，不足以舒才子之气，并不足以显才子之奇。弟虽眷恋佳人，唯有愧于才子。兄何说为才子而反忘情于佳人，此我所不解也。”迁乔曰：“不然，李白才人，陶潜才人，其生平不过以诗酒怡情而已。谓其恋情子螭首蛾眉，则弟未之闻。”花春曰：“古来才子，指不胜数，兄何必第以是二人论哉。”即如帘窥相如，香贻韩寿，世之佳人，且动情于才子，岂才子而反不留意于佳人。且不特与佳人有遇，即与仙子，亦未尝无缘。如半勺琼浆，裴子成缘于玉杵；一餐麻饭，刘郎迷路于天台。才子奇缘皆历历可稽若此。以我兄际此芳年，具此才貌，竟无情于韩寿、相如之遇，其与世上庸夫俗子，相去几何，亦徒负天工赋质之意矣。午夜盟思，曷禁为兄叹惜。”柳莺道：“我岂不知才子佳人往往有遇。然我所以略去粉白黛绿，而不敢役志者，诚以万恶淫为首，古人屡屡言之。若以

归荑赠牧之事，恋恋于中，是遇佳人而不遂其欲，则不快势必至。荡检逾闲，纵其所欲而不知止，由是而孽增恶积，天理难逃。阴司之罪狱，固不必言，即目前之报应，亦不网漏一人。兄苟沾沾于女色，将毋蹈此迷途。”花春道：“弟非才于，固不必论。但以造物之待才子，自异于待常人。天既赋彼以才子之质，自必有一番奇遇与彼。古来才子之遇，种种不合，未闻有责其淫狎，而为之报者，兄何过虑之甚。我观兄潇洒不拘，自有雅人韵趣，略去脂粉，不知所乐何事？”柳莺道：“富贵功名之念，余实淡然，志在离城数里起一别墅，约广十数亩，其间池塘曲绕，楼阁峥嵘，四季名花，无所不植。春则有宴花楼，夏则有涤暑台，秋则有望月亭，冬则有香雪阁。郡中名人才士，络绎而来。或雅爱琴棋，或性耽诗酒，或闲谈竟日，或秉烛夜游。为东道主者，酒肴粗备，相与为欢，将终我身以徜徉陶然，不知有世事之扰。弟之志，如是而已。”花春道：“予之志则不然，唯愿美姬盈座，娇妾环回，歌声婉转，舞袖翩跹。春生玳瑁之床，香透鸳鸯之被。杨柳楼头，肉屏围暖；芙蓉院里，锦帐争妍。直乐此不疲，有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二人之志性，迥殊有如此。故花春虽常抚形自憾，其心终贪恋无已。即其平日所作之诗，无非艳词丽句，不离乎香奁一体。其所描之画，亦不过是涂脂抹粉之观。清夜自思，每谓：“我徒具才子之学，而无才于之形。空有风流之情，而无风流之貌。即遇佳人，焉能使之一见生怜，相为勾引。心

想：“得遇一个仙人，将些法水，把我遍身一洒，使向来的陋相，顷变为一个俏庞，我生平大欲遂矣。”

却说花春，一日在书斋静坐，见门公启禀道：“外面有精严寺涵修和尚求见。”花春即令请他进见。无何，见伊手持一白鹦鹉，径入庭心，与花春作揖道：“贫僧无事不敢造府，这只鹦鹉，贫僧已驯养多时，今日特来相赠。”花春知此僧素有得道之称，闻有一白鹦鹉，畜之已久，曾有人出重价，与之相鬻面不得者，何以今日特来赠我？想其中定有隐情。因说道：“既承长老雅好，须议价领赐。”那僧人笑道：“此鸟亦非凡种，遇合有缘，不日要破笼飞去，又何价可议。”花春听得他语言奇异，遂谨谨领受。那僧人自作别而去，就将这鹦鹉挂于帘外。举目细睜，但觉仪光皎皎，素彩翩翩，异金精之妙质；喙不涂丹，殊火德之明辉。衿非染翠，洵如粉羽。能沾果尔，雪衣可焕。梳翎爱洁，几疑林邑来呈，振翅维鲜，犹意延之作赋。看了一遍，心窃爱之。但思：“此鸟畜于涵修，曾闻有谈经乱局之奇，为甚笼中寂寂，不闻慧舌间关？”又想涵修适才所言，甚是不解。寻思久之，似有倦意，因遂俯几面卧。卧未几，闻得檐前鹦鹉唤道：“花贵人，欲快生平大欲，脱换形骸，今日须速出门，望西而去，自有所遇。”花春闻唤，不觉惊喜交集，忙起身步出门外。也不带童仆，独自一人，飘然行去。行许久，到了一处，名唤桃花村。但觉，树深见鹿溪，春光动绿烟。影遮岸竹，粉间红艳，香塞溪花，舞燕翩跹，衔尽落红。阵阵流莺

婉转，遥闻弄舌关关。四围碧树成丛，一带清流绕围。徘徊良久，见林中走出一道者，肩背葫芦，手展麈尾，足登云履，身服氅衣。童颜白发，还疑跨鹤而来；道骨仙姿，定识乘风而去。见了花春，遂上前起手道：“贫道因与花贵人有缘，故特下长春岭而来，在此静候数日了。”花春骇然道：“小生与道长，素不相识，为甚知余姓氏？”那道者道：“诃但知汝姓氏而已，即后来之姻缘遇合，贫道已一一知悉。”花春闻言，惊喜道：“道长既知之，肯为我略言之否？”道者道：“有缘得会，何妨略泄其机。汝之功名福泽，如在掌中，固不待言。至于抱玉偎香之乐事，则良缘美遇，尚要贫道小施奇术。”花春道：“如此，敢乞道长指示，祈勿吝教。”那道人就于葫芦内取出丹药两颗，付与花春道：“这颗红的，名曰醉心丹，向酒卮中一浸，凭他海量，不消饮得数杯，便尔一醉如泥。只要将半杯冷水灌下，顿时醒转。这颗白的，名曰补天丹，乃是房术，若将此丹吮人口中，就可通宵不倦，一以御千。欲泄，只消将此丹吐出。此乃贫道在长春岭上，皆采仙芝异草，烹炼而成，不比人间丹药，有耗肾损精之患。可珍藏之，自有无穷妙用。”花春接过丸丹藏好，不禁挥泪道：“天下惟才子爱佳人，惟佳人亦怜才子。以我生就陋容，既未得为才子，焉有佳人与我结绸缪之乐。若无众佳人盈盈满座，即有此妙丹，亦苦子无用。未识仙师能为我脱换形骸否？”那道者闻言，微笑道：“也罢，既要成全你的美事，须索成全到底。”遂携了花春的袖，一步

步走近溪边，竟把花春一推推下。花春在水中挣了多时，然后挨近岸旁，漫漫爬起，那道人已倏无踪影了。身上水淋淋，衣衫尽湿。幸是暮春天气，不至十分寒冷，只得向左近乡村人家，借些布衲衣衫换了，把身上的湿衣脱下。取了丹药，暗想：“这道人不知是仙是怪，他为甚将我推入溪中？”一路上疑疑惑惑，来到自家门首。不料管门的竟上前拦住，不许他进内。花春又气又恼道：“难道我相公换得一身衣服，你就不认得了吗？”那管门的亦嚷道：“你说的甚么话，怎样可以冒得，难道我家相公的容貌都认识不出，你敢来假冒吗！”竟尔叱嚷不逊。花春闻言，暗想道：“莫非方才溪内这一浴，已将本来面目改换了，不然他何至认我不出？”正在呆思，只见里边走出两个家童来，问道：“张伯伯这是何人，你为甚与他嚷闹？”门公未及回言，花春遂说道：“我相公实因方才遇了仙人，将我形容改变了，所以你们皆认识不出。面目即非，声音犹是，你们若不信，可于我卧房中，西边衣架上，取一个折叠匙钥，将榻旁第二只皮箱内，取出粉红衫子一件，方巾一顶。”内中有一童子，果然进去，不多时取了出来，各各惊以为奇。花春进了书斋，就将衣巾更换，脱下的布衲，命家童往那乡村人家调转，不表。

单说花春，换了衣服，遂引镜自照。见镜内的姿容，直不啻日月人怀，琳琅触目，与向来的面目，竟迥然不同，不觉欢然，大喜道：“诚哉仙术多奇，造物已成之形质，且能化其本来，想这二颗丸丹，自然灵妙无穷的了。

自今我愿已遂，可不愧风流才子之称，温香软玉，自享不尽衾帐欢娱矣。”遂命家童去请柳相公到来。无何，柳莺至，竟不相认识。花春遂将遇仙变容之事，详剖其故。言语之间，喜形眉睫。那柳莺闻言，默然良久道：“兄以此为喜，我实以此为兄危。”花春骇然道：“兄何出此言？”柳莺道：“以兄秉性风流，素恋恋子朱颜红粉，难以赋质有憾，故未能径情直行，尚为迟迟观望耳。今日这道人，不知前生与兄有何负债，故下此孽根贻兄，荼毒耳。兄颜一变，恐后此欲海无涯，孽冤层积，色途之后患，不可胜言矣。弟忝在爱下，故敢斗胆直言，祈勿见罪。”花春笑道：“兄何拘执若此，人各有志，不可相强。道学之谈，非余所乐闻。今日且开怀畅饮，以博一醉为是。”遂命家童，暖酒备肴，二人合樽促坐，豪饮尽欢，直至夕阳西下，然后柳莺别去。花春闲步阶下一回，遂把双扉掩好。倒在榻上，和衣而睡。直至天明起身，梳洗已毕，静坐书斋，暗想：“佳人不必要多得，只消十美环回，朝朝为雨，夜夜兴云，每于花朝月夕，美景良辰，各罄其欢，诚快事也。”遂欲描画美人图十幅，每幅上画了十美。其间或弹唱，或歌舞，或赋诗，或刺绣，闺中韵事，各尽其妙。而十幅上的描容布景，又自各各不同。不消数月，早已功成。画上敷粉施朱，缕金佩玉，艳丽之态，自不必说。花春展图暗想道：“自今以后，若遇姿容绝世佳人，就可以一幅美人图赠之。这十幅图画赠完，天下之佳人亦几几罗尽矣。”但想：“天涯广阔，佳人自散布四方，若

唯羈守故乡，杜门静坐，纵有佳人，从何而遇。唯是驾一叶之偏舟，游尽锦城秀市，历过胜地名都，自有奇遇。倘今岁秋闱得捷，不免要北上的，我就可一路留心察访。”

话休烦絮，到了秋试之期，花春与柳莺二人，打点上省赴试。叫了舟船，搬下行李。又命两个家童，随身服侍。原来这两个童子，为人聪俊异常。一个是与他整叠诗笺的，故名诗囊。一个是与他管理画幅的，故名画篋。是日，一齐带去。柳莺亦带一童子，又带一老仆。共主仆六人，下船径赴武林而来。到了城中，遂命家人去寻寓所。花春道：“房金不论贵贱，务要精洁雅静为主。”家人应诺而去。去了多时，欣然来复命道：“此事真来得凑巧，二位相公今秋必定高中矣。”花春笑道：“我们若中，定是一元一亚，岂但中而已。且问你，为何知道我与你家相公是中的？”家人道：“老奴奉命而去，寻了许久，不见有精洁租房。适遇见老奴的表兄，问我到此何干，我就将二位相公到省赴试，命我寻寓之事，对他说了。因他在此有熟，托伊觅一寓处，却一时没有。他说道，有一所在，甚是精雅，但人不容多，若唯二位相公，可以权寓。我问他在那一处，他说此间告老红御史府中，有一名园，屋宇颇多，他即在红府管园。因主人远出不在，可略为专主，命老奴就将行李搬去。”那二人闻言，不觉大喜，遂雇了脚夫，挑着书箱琴剑，随了家人先行。花春与柳莺二人，随了童子，漫漫行来。行不多路，已到红园门首。步进园门，弯弯曲曲而来。花径未缘客扫，

朱门似为君开。百尺高台，接青云而蔽日，千层曲槛，俯碧水以临风。缥缈桂枝，拂清香于静院；扶疏槐影，移翠盖于幽庭。溪树含芳，烟荡芙渠之沼；山螺延翠，霞飞杜若之觞。琴台、啸台、吹台、雕台台台耸秀；晓亭、怡亭、畅亭、锦亭亭亭环绕。凝香阁、栖霞阁、潜峰阁、摇碧阁帘见半垂；芙蓉楼、翡翠楼、玳瑁楼、雨露楼窗开四面。风光娱目，还疑已入蓬莱；蹊径迷人，几似暂游瑶岛。总总富丽之观，言难罄尽。花柳二人，遂在园内绿荫轩中寓下，相与谈今论古，赋诗饮酒为乐。

一日，花春在阶前闲步，见一丛白秋海棠，开得雅洁可爱，遂握笔向粉墙上题道：

曾记东风睡海棠，粉痕依旧晕残妆。

离魂倩女愁无主，新寡文君未有郎。

小院月明香抖擻，空阶露重夜凄凉。

可怜红粉都消尽，任是无情也断肠。

题罢，柳莺见道：“兄欲题海棠，则竟题海棠已耳，又何必指东说西，牵缠到别处去。倘主人道学，见此艳词，岂不嫌尔唐突乎。”花春道：“措语风流，正是雅人深致，兄何反嫌艳丽耶。”

话不絮表，二人在园，过了数日，场期已近，各把进场物件端整一番。到了初八，共赴头场。

却说花春，点名领卷，归号静坐。移时传题，头题是“缁衣羔裘”一节。二题是“明乎郊社之礼”两句。三题是“天时不如地利”全节。毫不假思索，信笔挥了三